

20

七

禽

上

掌

萧逸作品集



20

七
禽
掌

上

萧逸作品集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第一章 群丑肆凶

夜幕深垂，虫声四起，在这深秋的季节里，到处都显得静静的，尤其这洞庭湖附近，更是美景无边。时已午夜，游客尽散，空舟泊岸，那一轮皓洁的明月，洒下了满天的光雨，点缀着这沿湖的垂柳，夜风轻拂着柳丝，萤儿成群穿舞枝丫，时明时灭，真是好一番景致。

在这洞庭湖西角，有一片竹林，占地颇大，本是一块公地，后来有一石姓商人，愿以高价，向官府购置这块已经荒芜的林地，几经洽商总算成交。这石姓商人名益川，世代业盐，已相传五世，可谓家财万贯，富兼三湘，偏又为人仁厚，乐善好施，凡有助于地方上的一切善举，这石益川从不后人，每年岁终施粥，分粮远近贫苦人家，故此这洞庭一带，提起这石益川来，无不竖指夸赞！

自从那块荒芜竹林归这石益川后，眼见它渐趋幽雅，朱楼平起，假山耸峙，各色奇花点缀院中，再加上原有的修竹，经这新主人一整，已经改头换面，面目一新。这新主人干脆也不砌墙，就用原有的竹枝围了一圈，白石作柱，红木为门，用一块四方的大理石，镶在那白石柱上，主人在石柱上亲题“拾翠园”三个大字，送请精匠雕凿，抹以碧绿之色，越显得超然幽雅，气度不凡。

这石老先生益川，虽然为人和善，富而兼仁，可是子嗣单零，年近五旬方得一子，取名继志，老夫妇爱如性命，西席数人居家施教。这石继志虽只十七岁，可说是诗词歌赋无所不精，提笔成文，出口成章，才名早就声传远近。老善人一生最厌官宦仕途，故此决不令子进京赴考，只要能继承这份祖传盐业，做一个安分商人就够了！

这日午夜，拾翠园在夜色里格外动人，偌大的一所宅院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突然一条黑影一晃，已立于拾翠园门上。这人青巾扎头，背插双拐，身材瘦小，闪着那双鼠目略一打量这石府情形，面带喜容，一声呼哨，就见接二连三来了七条黑影，俱是紧身衣服，快似狸猫，一时间人影幢幢，闪烁着阴森森兵刃的青霞！

先前那瘦小汉子，见人手已齐，这才压低着嗓子道：

“今日我兄弟既奉命打劫这位姓石的人家，照规矩是不能放过一人，哥儿们务必要下手利落，事成后携细软至关爷庙会齐，若有私自逃跑的，嘿嘿！莫说我老大到时不够交情，瓢把子那两手，各位都清楚……我们是闲话少说，老三、老七房上把风，只要见有人出来，一律格杀勿论！”

然后他又闪着那双鼠目，注视了一下其余诸人道：“老四后门，老五大门，也是一样见一个杀一个！事后接替哥儿们手上的东西，下余三人随我上线开爬！”

话一说完双手齐挥，就见黑影连闪，各自已按位站妥，这自称老大的，双手往后一背，已掣下了那副铁拐，扭脸道：“老八，你可认准了没有？那老两口真住在北上房？”

被称为老八的高个子，一挺手中剑道：“放心，错不了！我去照顾那小的！”

这持拐的哼了声道：“时间可不多了！我们上！”

就见他猛一杀腰，似脱弦强弩般纵身，已来至那朱楼正厅，真是好快的身形。待他站定后，下余三人也随后来，俱是兵刃在手，满面杀机，持拐汉子朝那老八一咧嘴道：“说话！”

就见那老八剑交左手，朗声道：“湘中八丑奉总瓢把子一指魔之命，来此作案，大家可要听清楚！若有人敢不遵命，私自出声或走动的，一律格杀勿论！”

这一发声就可见有三两处灯火已明，这持剑人嗓音提高又反复地照样念了两遍。可怜这石家合府上下，俱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好人，哪见过这场面，闻言后直吓得全身战抖，冷汗交流。有那胆力较大的家人，拉开门缝往外一看，见院中户上，高高矮矮站着好几个汉子，俱是倒提着雪亮的兵刃，哪还敢出一点声，赶快把门给关上，跪地呼天不已。

那石益川夫妇正在梦中，被话声惊醒，仔细一听吓得魂飞九天，这石益川哆嗦着下了床，也不敢点灯，口中低喊他的侍僮顺才。这顺才就住在隔壁小室内，闻言倒还能从容来至，这石益川已吓得面色惨白，道：“你快去叫少爷起来，叫他快来！好……好照顾着……”

顺才闻言，连溜带跑地下楼去了。这老夫妇正自在房中打点金银细软，那雕栏花窗一声大震，已自洞开，跟着闯进了三人，为首一人手持双拐，一指石益川道：

“你就是石益川么？你也太肥了！叫我们兄弟看着眼红。废话少说，乖乖把所有的金银细软拿出来，哥儿们一高兴，或许给你个全尸……要不然，可怪不得叫你活受罪了！”

这旁立二人，刀剑齐施，箱柜应刃而开，你抖我拉拖了一地。别看这石益川虽吓成这样，可他生就一副硬骨头，闻言喝道：“你们这批强……盗！快给……我滚！来人哪！”

可怜这话才一出口，那持拐汉子一上步，手起拐落，直把

那石益川打了个脑浆迸裂，横尸就地。那石夫人见状一声惨呼，飞扑上前抚尸大号，才一出声，寒光一闪也是身首异处！这三个人结果了石氏夫妇，一阵翻捣，把所有细软金银打点了足有三大袋。

那顺才下得楼来，见少爷房中灯犹亮着，推门进去，那石继志正倒提着一根木棍。顺才抖声道：“我的爷！你这是怎么了，你还想打架呀？老爷叫你快上去想法跑呢！”

这石继志一咬牙道：“这批贼人，欺人太甚！居然目无法纪，黑夜打劫，我要不给他点厉害还行！”

这顺才一听真是笑都笑不出来，心想我的爷！你还要给人家厉害！不被人活宰了已是万幸了。正想过去拉他快走，就听得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想跑？可没有那么容易！”接着“喀嚓”一声，那窗被人整扇用掌震开，窜进一人，长身黑面，用手中宝剑一指石继志道：“哟！你还想动手是怎么的？”

那石继志此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大喝一声：“我与你这狗强盗拼了！”手中木棍搂头就打。

这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湘中八丑老八紫面佛邱锦，他为人奸滑，手中剑也颇不弱。做梦也没想到这锦衣少年居然真敢动手，巧脚一滑，一偏身已让过这一棍，掌中剑“白蛇吐信”，快似闪电奔石继志咽喉点去，剑尖堪堪已至咽喉，突然一声娇叱：“狗贼敢尔！”

银光一闪，那邱锦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手中剑“当啷”落于地下，那灯也在此时一暗，隐约里见一纤影一晃，已至继志身旁，二话不说，一伏身已把他背在背上，低语道：“还不快随我走！找死么？”

话还未完，那邱锦已闻声扑至，左手“金剪指”往那纤影肋下便插，这黑影虽背上负人，可身手仍是了得，待这邱锦掌

将递到，玉臂微弯，向外只一崩，那邱锦偌大身体，竟给撩出去丈余远，“呼”一声撞在墙角，当时就昏了过去，这黑影料理了邱锦，可不敢稍停，口中娇唤道：“喂！你可抱紧点……我要上房了！”突然发现自己说话有毛病，不由羞了个大红脸，往地上一啐道：“反正摔下来你倒霉！”

那石继志伏在这黑衣人背上，惊魂乍定，不由想起了父母此时安危，急道：“这……位侠客！还有我父母呢！”

那黑衣人似一怔，沉吟道：“糟了……不过你放心！先把你救出去再说，这几个毛贼我还不在乎！”

言罢拉开屋门，娇躯一扭如一缕轻烟似的已至房上，身形尚未站定，已有人滑身至前，手中链子枪抖手就扎，口中尚喝道：“并肩子！报号！”

这黑衣人一声娇笑道：“谁是你们‘并肩子’！给我下去吧！”竟抖手抓住了来人链子枪头，右掌顺势往前一抖，“小天星”掌力只五成劲向外一吐，那汉子已似抛絮般给震下房去。石继志在背后看得目瞪口呆，心说这人身材纤弱，发音娇嫩，哪来这么大本事？想到此不由在背后细细一瞧这黑衣人，不由涨了个大红脸。

敢情这黑衣人，虽是丝巾系头，可那巾下犹散着数缕青丝，夜里左右飘拂，透着阵阵幽香，不是个姑娘是什么！石继志可吓坏了，正要出声叫她停住让自己下来，话还未出口，就见一条黑影随后而至，这人手中雁翎刀一声不哼举刀就扎，石继志心说我可完了！却不料这少女好似背后有眼似的，口中叱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娇躯微斜，跟着一转身，反欺至来人身侧，玉臂仅一抬，那人哼了一声，“扑通”栽倒房上。继志在背后，见这少女仅用那水葱也似的玉指，在这人肋下一点，却不知那儿正伏着人体一个大穴，名为“章门”，因其位处肝脏之尖，如重

手可置人死命，虽只轻轻一戳，这来人也经受不起，当时晕死了过去。

少女接连料理了三人，可是她背负着人，也不敢在此久留，一飘身已下了房，展动身形，免起鹤落，已来至那竹墙附近，双臂微振，竟拔起有四丈高下，往墙外纵去。石继志在背后，两耳生风，身已腾空，正自胆寒，似见少女在空中，玉手后扬，就有数点银星往身后飞去，微闻“叮当”一阵响声，击起了无数火花，落了满地，才知道是迎击身后的暗器，心想好险呀！由是把这姑娘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这少女出墙后一阵疾驰，才略放慢了脚步，石继志此时在背后道：“请停停好不好！我的手酸死了！”

那少女闻言噗嗤一笑道：“这么大的男人叫人背着，也不害羞！你不说，我也不背你了！”

说着真的停住身形，单臂一松，扑通一声，石继志摔了个屁股墩，在地上哼道：“你不会轻点……”

那姑娘一面扶着他，一面笑了个前仰后合，半天才止住笑道：“我都给忘了！你先在这小林里等我一下，我回去处置那班狗贼去！一会儿就来，你可千万别走，叫人不放心……”慢慢声音变低，又看了他一眼，才带着娇羞一扭纤腰，星驰电闪般往来路纵去。

石继志待这少女走后，想起此番遭遇，真是祸从天降，不胜伤感。他慢慢走到那丛小林，找了棵大树坐下，心想这姑娘既有这么大本事，那群贼叫她给打走了，也未可知，想至此不禁心略放松，正自默默祈祷父母平安，不想眼前黑影一闪，那姑娘已立身前，不由一高兴立起问道：“姑娘！那些贼人退了没有？我爹娘可好？”

就见那姑娘愣愣地站着，那双明眸透着泪痕，突然一伏身

趴在树上嘤嘤而泣。石继志见状大恐，抖声道：“姑娘……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那少女闻言猛抬起头，用一双泪眼看着石继志，半天才悲道：“我说了你可不许难过……”

石继志闻言吓得冷汗直流，睁大眼睛道：“你说……莫非……”

这姑娘把头一低道：“都怪我不好……去晚了一步，你父母……竟被那班贼给……”

她伏在树上又哭个不停，石继志此时真是心如刀割，神智已昏，见状大叫道：“姑娘！你说什么？”

头一阵晕，竟然倒地不省人事，这一下，可把那少女吓坏了，也顾不得什么授受不亲，弯腰把他抱起，在他耳旁千呼万唤，那石继志竟然状同沉眠兀自不醒。少女无奈，抱着他偌大身体，泪儿流了个满腮……

原来这少女姓程名友雪，父亲程俊本是江南世族，只为留恋这洞庭湖色，举家迁居这洞庭湖畔，已有二十余年。这程友雪自小随江南奇侠金线女练就一身惊人绝技，去年才习艺期满，别师返家，竟日跑马游船，好不逍遥。这一晚夜静更深，自己来至这湖边研习上乘轻功“一叶渡江”——因恐白日练此功夫，惊人耳目。不想却巧遇八丑午夜行劫，待她发现时隐身入内，无巧不巧，竟潜至石继志房下，正逢紫面佛邱锦仗剑行凶，这才用金线女特制暗器“金线丸”打落那邱锦兵器，救了石继志一命。黑夜中，见这石继志少年英俊，虽然是一介书生，可是眉目间透着英气，竟然不惧这班匪类，芳心不知怎么，竟对这少年书生一见倾心如意，想救出这石继志后，凭自己一身超人的武功，再回来除那班匪类当无大碍。却不想一念之失，铸成大恨，待放下石继志，驰返拾翠园时，已经遍地横尸，哪还有八

丑的影子！知道自己只顾救石继志一人，竟使这石家全府上下，落得无一活口，好不伤心。上楼后又发现那石老夫妇双双倒卧血泊，只吓得毛骨悚然，忙找块单子把二老尸身盖上，因恐那石继志一人又生意外，这才亡命似的又往回奔，不想才一露口风，竟把石继志吓得昏死了过去。

且说那程友雪此时真是又惊又怕，生怕这石公子再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时自己的罪就更大了，有心先把他抱到自己家去，又怕半夜三更，一个女孩家，抱着一个男的回家，难免叫人非议，真是急得浑身出汗。

她一阵狂奔，也不知跑了多远，眼前已是荒芜一片，地面平坦，放眼望去可及数里。程友雪停身环视，竟给她发现了一座有似寺庙的建筑，心内暗喜，几个起落，已至近前，一看果是一座古刹，只是到处塌墙倒垣，两扇破门，随风开闭。此时任何栖身之所，对程友雪都不啻琼楼玉宇。看手中的石继志，已是面如金纸，牙关紧咬，不由一阵心惊，哪还顾得许多，一脚踹开半掩着的小庙门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先提气喊了两声“里面有人没有”，也不见回音，知道是一座无人的小庙，这才大胆闯入，蛛丝缠了满脸，奇痒异常，也顾不得去抓，定了定神，略略看清身前居然还有一个长方香案，把石继志轻轻放下，由囊中取出千里火迎空一晃，这才看清，这庙内虽破旧不堪，但案上尚还干净，想是时常有人居此，案头上尚立着一对古铜灯台，上面还留着小半截残蜡，不由大喜，用火点着，一时灯光炯炯，照得这小室通明。

程友雪见石继志尚昏迷未醒，知道是惊吓过甚，一时闭住了气，当时不敢怠慢，也顾不得害羞，先解开他的上衣，露出细白结实的上身，程友雪脸一阵红，心也跟着“通通”乱跳。有生以来，还是第一次接触异性肌肤，哪能不既羞且怕呢！

她抖着手先在他胸骨二寸之下，中央“玄机”穴上点了一指，此穴属单穴，因恐石继志闭气过久，一时难以接上，故先行打开此穴。那石继志被点后双目紧闭，竟哼出了声，少女闻声知他已醒转，芳心暗慰，当时弯身附耳道：“你醒了？别怕！我再为你和和气！一会儿就好了！”

继志闻言开目，见自己不知何时来到这小破庙中，眼前站着一亭亭少女，眉目若黛，举止若仙，正是方才救自己出来的那位侠女，由是又联想到全家惨祸的一节，俊目一转，热泪又流了满脸……

友雪见状大是不忍，正想扶起他安慰一番，才一伸手见对方裸着上身，正睁着那双泪眼看着自己，不由脸一红，鼻子一酸，把身子扭过一旁，掏出一条小汗巾，往他身上一丢，口中带着哭音道：“你也别再难受了！擦擦眼泪，我还有话问你呢！”

石继志闻言，见这少女也哭了，他到底是个男人，在女孩子面前流眼泪，总不大好意思。见少女丢过一条小手巾，心想我怎好用它来擦泪？想着就举起衣袖来擦，这一抬腕，才发现自己竟是光着上身，不由“呀”的叫了一声，抖声道：“我的衣服呢……这……”

一面两手交叉着遮住上身，身子直往里缩，友雪见状连哭带笑道：“没关系！是我给你推穴和血脱下来的，一个男的还怕什么羞嘛！”

继志才知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那两只手放下不好，不放也不好，一时狼狈十分。友雪见状含笑把衣服往他身上一丢，转过身去道：“快穿上吧！我不看你就是了……”

石继志穿好衣服，翻身下地，朝着友雪一拜，口中道：“多蒙女侠客搭救小生一命，小生没齿不忘，尚请赐告芳名以图后报！”

友雪闻言，噗嗤一笑，用那玉手遮了下嘴，这才说：“什么女侠客小生的，我不敢当，你们读书人都是这么酸溜溜的，叫人听了怪不自然！你别再谢了，我真惭愧，一时大意竟……唉！别提了！提起你又伤心！”接着又用那双剪水秋波一瞟继志，羞道：“你问我名字，本可告诉你，但有个条件，你的名字得先告诉我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言罢睁着那双美目望着继志，等他答话。石继志本是一多情种子，只是在这父母双亡的悲伤场合下，哪还有心去谈情说爱，闻言叹了口气道：“小生……”忽然觉得这称呼不妥即刻改过道：“小弟姓石名继志，继乃继续之继，志就是志气的志！”

程友雪一面听，一面在手心里写了一遍，点点头道：“知道了！”接着一笑问石继志道：“你问我名字干什么？我可不愿叫人家谢我……以后再告诉你好了！”

石继志此时内心真比刀割还难受，一心惦念着父母的遗体，闻言虽觉这女孩言下透着无限情意，可是此时也只有装糊涂，红着脸点了点头道：“既如此，还请姐姐在此少待，小弟这就回去，将我父母遗体归置一下……”

少女闻言皱眉道：“按理这是你的一番孝心，我可不能说什么，只是现在不知那湘中八丑到底走了没有，你一个文弱书生此去实在是不大妥当，令亲遗体，我已用白单子盖好了，我看还是等天亮了，先去官府，会同差人共同处理，这样较好，不知你意如何？”

石继志一听，的确这话很有道理，不由眼圈一红，强自忍泣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姐姐可知道湘中八丑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家与他们到底有何深仇大怨？居然忍心下此毒手！可怜我父母一生行善……竟落得如此下场！此仇不报，我石继志真枉为人也！”

程友雪闻言，注视着石继志，见这年轻人处处都显着英秀

挺拔，器宇不凡，心想可惜他满腹经文，竟然对武技一窍不通，便叹道：

“这湘中八丑乃两湖有名巨盗，虽然武技并没什么了不起，可是他们都跻身排教，这排教在两湖水、陆地都有极大的势力，别说普通人不敢惹他们，即使是地方上官府，对他们也是谈虎色变。这还罢了，尤其他们那总教主一指魔莫小苍，年虽古稀，却有一身惊人的绝技，听说是幼受异人传授，江湖上提起他来，没有不怕的。听我师父说这莫小苍，表面虽是开帮立教的正经教会，暗里却操着不法的买卖，党羽遍地，只要打探出哪里有大富人，或是珠宝商旅，定不轻易放过，同时一下手绝不留一活口，真是狠毒已极，虽然大家都知道是他们所为，可是一来无切实证据，再说也实在不敢招惹他们，也许这样就愈发放纵了他们，居然敢在这洞庭附近对石老先生下此毒手，真令人发指，别说是你这父母深仇不可不报。就连小妹我日后如遇上了他们任何一人，也决不轻易饶过……”

石继志这才明白是排教所为，再一听他们如此势力，不由寒了一半心，把头一低，泪流满面，慢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这仇今生恐怕报不成了！”

程友雪冷笑一声道：“那可不一定！不知你今年有多大了？”

石继志一怔，心想我多大岁数，与报仇何干？但人家既问，又怎好不答，只好叹道：“小弟今年已一十七岁，空有满腹诗书，奈何手无缚鸡之力，对今后复仇之事，又有何用？”

少女闻言一喜道：“这么说你还小呢！只比我大一岁，我不妨叫你一声石哥哥！石哥哥，你可别灰心，如果你有毅力、勇气从今立志苦心习武，如遇名师指点，五六年定可练成惊人的功夫，那时你再手刃仇人也不为迟，只看你是否有此决心罢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就见石继志猛然把头一抬，双目闪着无比的毅

力朗声道：“姐姐这话可是真的么？”

就听少女一阵娇笑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！谁还骗你！你呀，比人家大，还老叫人家姐姐姐姐的，也不害臊……不过我可愿意，有你这么个好弟弟，我也高兴死了！”

石继志被说得哭笑不得，当时红着脸道：“我因与你初遇，又蒙搭救，故未敢托大，尚希勿怪，既如此，今后我就不客气称你一声妹妹好啦。”

程友雪道：“谁怪你了嘛，你如今到底作何打算？是学武呢？还是再念书考你的状元去？”

石继志毅然道：“妹妹可别取笑我了，我已立志从明日起专心学武，拜妹妹为师，不知你肯不肯收我？”

程友雪带笑说：“什么？拜我为师？哎呀”真笑死我了！那你的仇一辈子也别想报了，连我自己还打不过那莫小苍呢，你想教出来的徒弟哪行？”

石继志闻言一阵寒心道：“那么说，我又去找谁呢？”

程友雪道：“天下之大，何奇不有？风尘异士、草野奇人多的是，只要你有恒心毅力去访求，不怕你找不到，你又何必灰心！”

石继志听了，虽觉寻师不易，但为了报灭家之仇，也只好暗下决心，当时红着脸道：“妹妹金玉良言，愚兄永铭心扉，一待我父母安葬后，定然远走天涯寻访名师，不能手刃那莫小苍及湘中八丑，誓不为人！”

程友雪在一旁一拍手道：“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！到时候我一定帮你忙，替你访求。可惜我师父是女的，脾气又特别怪，要不然就拜她老人家为师多好……”

石继志闻言甚喜，一有了报仇决心和希望，心里就畅快多了！这才想到谈了半天，连人家姓什么还不知道，岂不荒唐。先

看了那少女一眼，才哧哧问道：“说了半天，还不知妹妹姓什么呢？真是……”

程友雪一笑道：“你呀！光想问人家名字，也不知你究竟想什么！不过看你也不是坏人，干脆连名字也告诉你算了，免得你以后又问！我姓程……”

继志不由自主地问道：“程什么？”

那少女脸一红，带羞笑了笑，才正色道：“‘友雪’，你不可不许告诉别人，要不然我可不依你！”

说着竟低下了头，继志心说我告诉别人干什么？正想问这二字如何写法，少女似已知道他心意，接口道：“好话只说一遍，知音何必会意，不许再问……”

继志心意被人窥破，不由脸一阵红，友雪见状竟掩口低头笑了起来。

二人谈着话，东方已透曙光，友雪似才惊觉，啊了一声道：“光顾得和你说话，天都快亮了，我得回去一下，要不然妈不急死才怪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给你送饭来吃，吃完饭你再去办事，千万可别走啊！”

石继志不忍心叫她失望，见人家为自己的事，竟然劳累一夜，不由带泪对程友雪道：“妹妹为我的事劳累至此，愚兄心下实在不安……”

那程友雪闻言立足不走，在他脸上注视良久，才微微含笑说道：“你可别这么想……有你这两句话，小妹即使为你把这条命赔上，也心甘情愿……别乱想，好好在这儿等我！”说罢微笑着对石继志招了招手道：“我走了！”

一纵身，已出了庙门，石继志不由跟到门口，见她已如一缕轻烟似的站在墙上，尚自回眸浅笑。晨风轻吹她那乌黑的细发，黎明的曙光正照着她那白净不染铅华的脸。“这女孩怎么这

么美……”他想着不由举手轻挥，心里甜甜地着实有一番消受。一阵晨风送来凉意，石继志立时从意乱情迷中醒来，重陷于无边的哀痛之中。

太阳出来了，照得这小庙内外通明，石继志一人坐在庙角的一堆稻草上，愣愣地看着地下的方砖，一会儿站起来踱步，一会儿又坐下，他的脑子里盘旋着父母的深仇，以及今后投师学艺的情形，正自发怔，却听得那大香案下发出一阵呓语：“好莫小苍……我不幸了你……”

不由吓得他一阵哆嗦，心想这香案下还睡得有人？半天又没听见声音。大着胆走到香案前，用手揭开那垂在香案两边的桌布，往里一看，不是有人是什么！

原来那香案呈长方形，下面还有一格，正好可容得一人平卧，就在这上面端端正正睡着一个人，这人看样子像有四十岁左右，面皮白净，儒生打扮，头上是读书人的方巾，一双手其白如玉，指上留着寸许长的指甲，身上是一袭青布衫，倒还洗得洁净，看样子真像是屡试不中的一介穷儒……

穷书生翻了个身，还闭着眼，嘴中又念道：“遇路上事，乐其便而姑为染指，一染指，便深入万仞！理路上事，毋惮其难而稍为退步，一退步，便远隔千山。”

石继志心中一惊，暗思此人所言究属何意，似在说他自己遇上了闲事要他管似的，管又不好，不管又不好……忽然自己暗笑，想到这人分明是在此睡了一夜，现在好梦方酣，梦中言语还有什么真的？由是想到自己昨夜与那少女在此谈话，不知这书生听到没有？所幸自己立心纯正，并无不可告人之处，即使他听到也没有什么关系！再看那书生兀自没醒，本来出气无声，这会竟吐气如哨，心想天下什么怪事都有，还有这么打鼾的？真是……

才把手中桌布放下，不想那哨音突然尖长刺耳，吓了一跳，连忙用手捂着两耳，那声音竟不减退，由指缝中直往里钻，刺得心惊肉跳，索性放下双手，心说我的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再听那哨音从开始到现在竟是一口气，尚自愈来愈尖，并无中辍，不由越发惊惧，心说这人光吐气不吸，怎么成呢！大胆强忍刺耳之声，上前把那桌布再掀开往里一看，见那书生嘟着嘴像吹口哨一样，尖音越来越厉，看样子一时还吐不完呢！不由望着那书生皱眉发愣。

这一口气少说也吐了盏茶的时间，把一旁石继志看得心里直发毛，起先还以为这事虽怪，但天下之大何奇不有？也许这人喉咙有毛病，但是这气一直不完，他可真怕了，心想这人也许夜里中风，得了暴症，若是这一吐气吐死了那不糟了？他是个生性淳厚极富同情心的年轻人，虽是在悲痛之余，同情之心仍未改变，一想到此哪能不忧，不由伸手，往那书生背上一推，手心才一沾书生背，竟像摸在一块冰上似的，奇寒砭骨，由是更断定了这人得了暴病无疑。

那书生正自吐气如哨，逍遥自在的时候，被人一推，哨音立止，接着打了个哈欠，动了几下嘴唇，才慢慢地睁开双眼，两道神光电射而出，石继志不禁后退了一步，红着脸说：“这位先生想是得了急病……”

那书生翻了翻眼皮，浅浅一笑道：“小伙子！好好的你把我给晃醒干什么？我好好的得什么病了？”

这一下把个石继志弄得怔立当场，尴尬之极，心想人家既没病，自己却如此多事，不由面红过腮，道：“方才先生吐气如哨，光出不进，晚生以为先生中了风，才冒昧惊扰，尚请先生原谅晚生无知，不加责怪才是！”

那书生闻言点点头道：“我一向睡觉都是如此，倒是你这娃